

1985年9月10日,是中国第一个教师节。

那时我是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,我在校园广播中听到国家设立教师节的消息,作为未来的教师,自然也为之振奋。当年的安徽师范大学,所有的专业都为教育而设,因此被誉为安徽省基础教育的“母机”。八十年代初,恢复高考制度不久,学生考入大学,自视天之骄子,学无遗力;老师经历文化浩劫,用一种使命感,甘作嫁衣。

我的少年时代,是在乡村度过的,除了课本以外,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。因此,进入大学,面对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,自然有饥不择食之感;想到未来的职业,读书更增加了一种功利心与勿迫感。

我们的青春期没有互联网,我们阅读的都是纸质书。因为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,看小说就名正言顺地成为读专业书籍。记得在没有课的下午,我就窝在寝室里,斜躺在床上,手里捧着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长篇小说,目光和手指从纸页上滑过,灵魂在游走,内心却宁静。有人说,一个人30岁后,很可能无法读长篇小说了。幸好我在大学时代,读了一些优秀的作品,像是旅行,领略了人类部分精神地理和心灵风光。

八十年代是诗歌的年代,许多同学都热衷于写诗,我的同班同学唐旺盛、龚雨后来都成了著名的诗人。我不会写诗,但我喜欢读诗,尤其是读中国古曲诗词。唐诗宋词,表达着汉语的最高理想和生命的最纯粹区域。我记得,当时师大教学主楼的楼顶是一个有围栏的大平台,我们喜欢在那楼顶上读诗背诗。楼背后是草木丰茂的赭山,远处是奔涌不息的长江,在那样的场景读诗,诗的美能轻易地诱惑你、俘虏你,你会心甘情愿跟他走,走向神秘、自由的美好世界。作为中文系的学生,老师时常告诉我们,文史哲不分家,我也读了一些历史著作,实现了和历史上一一些优秀人物的交往;也读了一点哲学著作,懂得了一个人精神上要做一点追求积极意义的努力。大学毕业,我被分配到一所山区中学,许多关心我的师友,曾在教师节给我送来美好的祝福,也表达出对我未来的担忧。但是,我还是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,我曾在日记本上写过一句话,“这不是你的错,这是你的命!”这个“命”,不是“宿命”的“命”,而是我生活的内在信念,也即我愿意从农村教育这个职业中去获得一种满足和力量,使自己的内心变得较为纯粹或者充实。

1989年9月10日,第五个教师节,我因为与一个特殊的群体结缘而印象深刻。在我们国家的教育词典中,曾有“民办教师”这个词,它是指“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”,民办教师有双重身份,进了教室是老师,下了课堂是农民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国家采用多种方式,逐步解决民办教师问题。我们县为了提高民办教师的学历层次,在县城设立了民办教师教育函授站,在县城以下

生命在“教师节”中穿行

何登保

设立了若干个教学点。我从1988年开始,利用寒暑假和星期天,去给那些比我年长的民师上课,并负责辅导他们参加结业考试。记得89届学员在8月底参加考试,我陪同一位教育官员一同送考。学员们要我猜一猜作文的题目,不得已,我结合当时的形势,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《在第五个教师节来临之际》,并给他们提供了写作的基本范式。很巧,那一次考试的作文题目中出现了“第五个教师节”这个热词。下考场后,许多老师都很兴奋,既可能是文章写得顺手,更因为我这个“小先生”与他们这样的“大先生”在一起以一种特别的方式,讴歌迎接属于教师自己的节日。如今,“民办教师”这个词,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消隐了。但在我的人生中,有一段与民办教师共同学习的经历,不仅丰富了我的教育生活,还从他们身上,吸收了許多教育的营养。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名师,但是,他们却用自己的言行,宠辱不惊地化民成俗,用他们朴素的方式诠释什么是“民”!

2004年9月10日,是全国第20个教师节。国家教育部、人事部要联合表彰一部分教师。当时六安市有两个指标,市教育局让每个县区推选一人,然后由市里评选确定。因为市里面还要淘汰,我们县教育局的领导认为,要报一个有竞争力的老师到市里参与角逐。他们是厚爱我的,认为我在教学教研中取得过一些成绩,有一定的竞争力。于是,我准备材料,填写表格,接受挑选。我很幸运,在激烈的竞争中,我和六安一中的经怀德老师一起,获得了该年度的“全国模范教师”称号。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,我对自已获得的这个最高荣誉很少提起,倒是当年为申报而写的那篇事迹材料记忆犹新。在那之前,我曾写过作家毛志成的一篇文章,他把教师分成五类:因教误人者,以教谋生者,教书匠,好教师,大教师,“大教师”以其品德上乘、智能足备而成为教师的最高境界。这段话成了我人生态度的新起点,我时常拷问自己,我属于哪类教师?我时常盘点自己,距离“大教师”还有多远?于是,我申报的材料标题就是《追求“大教师”境界》。那篇文章,写在我的中年时期,可以看作是我前半段教育历程与思想的小结,也包含着我对未来的期待。2007年夏天,安师大正在做建校80周年校庆的准备工作。某日,党委宣传部的一位老师打电话,说他们正在编辑《春华秋实·校友风采录》,希望我以自己的经历,为他们写一篇文章。师大建校80年,毕业生数以万计,取得成就者不胜枚举。我没敢奢望

自己的事能载入书中。但是,母校的召唤,学子没有理由拒绝。于是,我就在那篇材料的基础上,融入了一些新的内容,标题仍然是《追求“大教师”境界》。我把文章从邮箱中发送过去,就再也没有过问此事。

2008年4月,安师大举办建校80周年庆典,学校向校友发出邀请,我也收到了通知。但是,我觉得自己是最普通的一个学生,不愿去挤占庆典那宝贵的空间。舒城中学时任校长刘自朝同志作为嘉宾,应邀参加了那个庆典。他带回来一些会议材料,其中有一份彩印的《安徽师大学报》。这是一期“校庆特刊”,其中第三版为“园丁之歌”,共介绍了四位老师——安徽师范大学余恕诚教授、合肥一中王晓平老师、芜湖一中江涛老师、舒城中学何登保老师。

校庆特刊,版面金贵,能给我留下一点空间,足见母校对一个远离她的学子的厚爱。余恕诚老师是我的恩师,著作等身,王晓平、江涛老师也都桃李满园,我在农村中学工作,默默坚守一方园地,毕业二十年后,能把名字排在群贤之列,有些惭愧,更有向“大教师”境界行进的渴望!

时序推到2016年,舒城县委、县政府要在第32个教师节期间,组织一次师德师风巡回报告活动,组织者把我圈定在报告团成员之中。我先是坚辞,理由是我没有做出突出的业绩,我怕辜负了听“师德报告”者的期望;又加上新学期刚开始,许多事情摆在我的面前,实在分身乏术。但是,教育局的负责同志执意要我参加,有时,我没有“做”或“不做”的自由,况且,为教育传递一些正能量,我也是乐意的。于是,我开始准备演讲的报告。动笔之初,我就颇费踌躇,原因有二——其一,这不同于以往我写的事迹材料,这不是供别人看的,是要说给受众听的。这些听众,都是我熟悉的人或是熟悉我的人,如果在自家门前“吹牛”,会脸红心虚的;其二,既是师德演讲,当然要突出师德,如何从大概念“师德”中寻找一个好的演讲角度?在一般的认识中,崇高的师德多是与呕心沥血、蜡炬成灰、牺牲自己、照亮别人等人和事联系在一起。可是,我不想把自己塑造成这样悲情的角色。我一直以为,教师是“曙光”,不是“烛光”,“泪水”不是教育事业的本质特征,也不应成为教师职业的表情符号。如果过度强调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悲情的基调和色彩就会掩盖本应属于教育的充实与快乐,教育将偏离它原有的方向。

因此,我一直主张,我们要做一名曙光教

师,要将阳光播洒到别人心中,自己心中先要有阳光。同时,我认为,基础教育其实是很朴素的事业,不需要那么多时髦的思想,也不需要那么多时髦的理论,好的教育都是做出来的。

循着这样的思路,我给自己写成了演讲稿《做一个本色的教育工作者》,有这样几个小标题:本色课堂——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穿行,让语文课为学生成长打下精神底子;本色研究——在理论与实践间奔波,探寻中学教研的真谛;本色示范——从校内到校外,充分发挥自身的温暖效应。

在全县教师节表彰大会上,我和杨红霞、余政梅、常维科等老师作了首场报告,听众是全县各乡镇分管教育的领导、城区的中小学校长、部分教师代表。我们的报告有共同的基调:既是对过去经历的真情告白,更是对未来工作的壮严许诺。

听过我的报告以后,当时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盛光兴同志给了我很高的评价,称我为专家型校长。我想,这是他对一个中学教师的勉励,也是对一个县中校长的期盼。

2024年的9月10日,是第四十个教师节,我成了一名退休教师。退休之际,我写了一篇《敬重时光》的文章,结尾有这样一句话:未来的日子,没有紧迫而逼仄的目标,没有外来强劲的压力,“闲来无事不从容”,淡茶一盏,闲书几卷,我想,这是我的日子。

退休以后,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,固然淡而有味,徐而不疾,得过且过,得闲且闲。但是,我似乎没有做到忘情于江湖之上——读书,读得较多的,还是教育类的书;浏览社会新闻,关注最多的是学校与学生。

由我的这种行为和思维的惯性,我想到我的老岳父。老人家晚年,从乡下来到我们居住的小城,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,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。刚来的那阵子,他觉得有些新鲜,但远离了他耕作土地的土地之后,他的寂寞与惆怅与日俱增。他对小城日新月异的变化似乎无动于衷,但对二十四节气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农事却念念不忘。有时,我们带他到外地去转转,他感兴趣的不是高铁高架,不是名胜风景,而是路途途中一晃而过的田野和庄稼。

我懂得了,一个人对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事业,是会投注生命般的情感。一个热爱教育的老师,他的生命价值是属于学生的,他的感觉中会有学生,他的理解中会有学生,他的理想中会有学生。节日,是岁月中的光亮。从第一个教师到第四十个教师节,每个节日散发的光和热都曾温暖过我的教育旅程。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,写一篇小文章,表达我对教育原野的深情守望,也表达我对天下教师的美好祝愿。

清早,郝老师走了。

郝老师家传出哭声,我赶过去时,郝老师躺在床上,双眼微闭,面容安详,双手扣在胸前,按着一张教师资格证。郝东升正费力地要把教师证扯下来,但郝老师按得紧,扯不下来。我过去拍拍郝东升,说:“东升,别扯了,就让郝老师带着吧。郝东升哇地又哭开了:“爸呀……”

我纳闷好头,郝老师好好的,我和郝东升还敬他酒,怎么走得这么突然呢?

顺便交代一下,我和郝东升是发小,读小学时都是郝老师教,郝老师待我像待郝东升一样好。后来我俩又一起上中学,再后来,大学毕业后又任同一座城市,常相约一块儿回老家,陪郝老师喝上一盅。

办完后事,我准备回城,向东升回不回,他说,我想去学校看看。我说我陪你去。

村里小学,已经废弃了,现已没了学生,学生都转到镇上去了。前后两排房子围着一个院子,孤零零地卧在路边。学校废弃了,但不破败,校门口的荒草齐根断去,明显割过。我脚踩着荒草根过去,推开旧绿漆门,进到院中,院里草坪也被修剪过。中心路干干净净,能清晰看到扫帚划痕,两旁两排树整齐挺立,树后边各有两张水泥台子,是乒乓球桌。郝东升指着院子说:“门口荒草,院里草坪,还有这路,都是我收拾的。我说我知道。他又指着其中一张水泥台子说,当年我俩放假晚上,常常打球打到月亮出山,连晚饭都忘了吃。我说,那时候我父母忙农活忙到很晚,我就到你家吃,郝老师的韭菜炒鸡蛋真是一绝,多少年没吃到那味儿了。”

小时我一直羡慕郝东升的教师家庭,他到了吃晚饭时就能吃到晚饭,而我父母忙完完农活才烧晚饭。郝东升没接我的话,径直走到一间屋前,推开门,屋里昏暗,这是郝老师的办公室,一把斑驳的椅子和一张同样斑驳的办公桌,靠墙还有一张单人床。东西虽旧,但收拾得干净利索,郝老师退休前就住在这里。我由衷感叹,郝老师真是位好老师啊,学校不用了,也退休了,还常来收拾。郝东升说,是啊,可好有什么用,一辈子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混上!

我愕然。

郝老师是民办教师。听人说,他16岁初中没念完就教书了,当时村里小学缺老师,村里数他最有文化,就叫他回来当了老师。我上学时,郝老师教我们语文、算术、体育、唱歌画画。郝老师如同全科医生一样,当着全科老师。他教师校长一肩挑,工作繁重,但干得一身劲。我们都喜欢他,学得也不错。后来,上面派来一位新老师,说是专业教师,郝老师离开了讲台,干起了杂活。不久又派来一位专业教师,郝老师便回家当了农民。过了几年,两位专业老师走了。学校没了教师,上面无奈,让郝老师重又当了老师。

郝东升说,你知道的,我爸教师农民、农民教师来回了好几次,直到后来学生都转走了,他还舍不得离开学校。中间有两次机会可以转正,要考试,考那些理论,他底子薄,哪能考上呢?就一直没有教师资格证。

那他手里的那个?我问。假的。郝东升说,我每次回来和爸闲聊,他都要拿出一大摞荣誉证书荣誉证书给我看,说教了几十年书,教得也不错,却不是正式教师。那种遗憾让他都快魔怔了。我就偷了他年轻时的一张照片,弄了个假的,网上什么都有,做了旧,那晚你走后我给了他,骗他说当年他考上了,只是那时候递出了岔子,证没递到他手上,我找人给弄回来了。他久久不肯放手,满眼泪水。他一辈子待在农村,容易骗。我本是想弥补他一辈子遗憾的,哪成想……

郝东升顺手拉开了抽屉,愣住了,里面躺着一块石头,石头造型古朴,刻着“师魂”二字,可能是哪个学生送的。郝东升捧在手里,掂了掂,惊叹:价值不菲呢,这石头!郝东升点上一支烟,吸了几口,说,我就不明白了,我甚至连这么贵重的东西都不在乎,干嘛单独在乎那一纸证书呢?说完,泪水汩汩而下。一阵风吹过,院中树叶索索有声。

韩老师不回答,坐等马副县长的到来。马东的小车终于开到了韩老师家门口。韩老师颤颤巍巍地迎出门去。马东快速打开车门,跑步走到韩老师跟前,然后扑通一声跪在韩老师面前:“恩师一向可好?”

旁边的人都愣住了。韩老师扶起马东,马东含泪围观的人讲述了当年在宝航小学读书时,韩老师为了掩人耳目,故意在众人面前训斥他、打他,然后放学后把他留在办公室里补习功课。由于在小学时功课学得扎实,在外婆家读初中、上高中时成绩一直非常优秀,后来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。

韩老师微笑着说:“我当年之所以这么贵,一是看马东很可怜,二是这孩子很聪明,接受能力特别强。我只有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保护他、培养他。他到外婆家,也是我替他出的主意,目的转移人们的视线。”

围观的人如梦初醒,纷纷为韩老师竖起了大拇指。



王永青/摄影 流冰/文

告别校园有很长一段时间了
你们想念黑板、粉笔和孩子们
心空落落的,好在有了手机和微信
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慰问和邀约
“老师,出来走走吧,看看大好河山”
此刻,你们坐在候车大厅内,红光满面
翻看那个叫马小跳发来的微信:
“上车了吗?老师,一点我准时接站”

百年大先生

钱续坤

是谁在黑夜裡捻亮一缕微弱的烛光?
是谁在秋天里收获片片耀眼的金黄?
是谁用理想的光环把民族的希望点燃?
是谁用知识的火焰把我们的心灵照亮?
是您,就是您!我亲爱的老师!我敬爱的先生!
老师,多么高尚的职业,精准的加减乘除,也算不完您一生的美德!先生,多么高贵的称谓,华美的诗词歌赋,也颂不完您无私的奉献!

老师,是“真的种子,善的信使,美的旗帜”;先生,是“爱的标杆,道的楷模,德的垂范”。而引领百年风华的大先生,何止是烛光,是航标,是灯塔!

他们生长在“覆屋之下,漏舟之中,薪火之上”的国家,面对“积弱积贫,九原板荡,百载陆沉”的民族,不求苟安,不求闻达。整个百年都是他们的讲坛,整个民族都是他们的学生,满目凋敝的国土就是他们的黑板,救亡图强的呼喊就是他们的教鞭。

我不得不从内心里发出喟叹:这“大先生”三字,既温情脉脉又雷霆万钧,既摧枯拉朽又润物无声。

大先生之大,在于大情怀,他们拥有心有大我、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。新时代的大先生只有秉持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担当情怀,以民族复兴为己任,将个人发展需求与铸魂育人的历史使命有机结合,把个人命运与爱国情怀深度融合,将情感的力量转化为奋进的力量,才能主动承担起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重任。

大先生之大,在于大德行,他们拥有言为士则、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。新时代的大先生应培养“崇高品格、言行合一”的品德素养,在教育教学中把文明有礼作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底色,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,做到以德立身、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,成为被学生称颂和学习的楷模。

大先生之大,在于大智慧,他们拥有启智润心、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。新时代的大先生应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成长逻辑,施行“心灵启发、精准施教”的教育方式,在充分了解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,注重情感教育,用恰当合理的教育教学方式沟通心灵、启智润心、激扬斗志,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,促进学生成长成才。

大先生之大,在于大学问,他们拥有勤学笃行、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。新时代的大先生必须坚持“勤于学习、善于创造”的精神理念,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态度,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,提升文化素养,不断提高学术水平,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人民教师,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。

大先生之大,在于大奉献,他们拥有乐教爱生、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。新时代的大先生必定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,坚定“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”的使命,坚守“爱生如子、赤诚奉献”的美好师德,以真诚之心、爱护之心、奉献之心投身教育事业,用善意的爱去教化学生,关爱每一个学生的成长。

大先生之大,在于大视野,他们拥有胸怀天下、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。新时代的大先生要赓续传承、创新转化和创新发展中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充分挖掘文化价值,以文化人、以文育人,增强当代青少年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。

水打山崖,风过林海。百年弹指,先生转身。浩浩然,坦坦荡荡!大先生有着“遥知百战胜,定扫虏方还”的执着,有着“谓我不愧君,青鸟明丹心”的赤诚……

长风一拂,万籁齐发。薪火相传,后继有人。滂沱然,沛沛然!后来者牢记“驱驰一世豪,相济济时艰”的担当,坚守“封侯非我意,但愿海波平”的纯粹……

长大后,我愿成为你,大先生,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,洒下的是泪滴;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,大先生,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,奉献的是自己!



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,马东的父亲成分不好,隔三差五被揪去批斗,在宝航小学读书的12岁的马东,人人都敢欺负。冬天,一个四年级小女孩的毽子飞到护校沟里去了,小女孩命令马东下水捞毽子,马东乖乖地脱掉鞋袜,下到刺骨的水沟里。

在学校里,校长、老师见到别的孩子满脸堆笑,但一见到马东,立即变得冷若冰霜。

在课任教师中,对马东最狠的是算术老师韩继尧。韩老师上课时经常把马东拽到讲台边站着听,还不时地用细棍敲打马东的头。

有好多次,老师和学生都发现韩老师在找马东的茬,晚上放学后就把马东留在办公室里训他、打他。有一次放学,办公室里还有两位教师,韩老师用书本敲打马东的后背,边打边说:“作为教师,我有义务管教你。你父亲成分不好,你与别人不一样,我要老老实实,不许乱说乱动。”

由于韩老师是非分明,立场坚定,很快被提为副校长。他对马东更狠了,几乎每晚放学都把马东留下来训打。有好几次,韩老师还被校外邀请去做报告,介绍他阶级觉悟高到何种程度。

小学毕业后,由于家庭成分不好,马东不能被推荐上初中,就到100多里外的外婆家去给她放鹅去了。从此,家乡人再也看不到马东了,时间一长,人们把这个可怜的孩子完全忘记了。

时光飞逝,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生活中人人平等,不论你爹娘是什么身份,只要成绩好,就能上大学。

最近,人们纷纷传说,从外地新调来一位副县长名叫

小说

韩老师

胡传虎

马东。有人说,不可能是本地的马东,一定是同名名字的另一个人。

没过几天,马副县长带着两个人,乘坐一辆小轿车来到宝航小学,打听韩继尧老师的住处。

人们一看,马副县长就是当年在宝航小学读书的马东,纷纷替韩老师捏了一把汗。有人悄悄从小路跑到韩老师家通风报信,让他赶紧躲起来,说当年被他恶毒的马东当上副县长了,现在正来找他麻烦。

头发花白、两眼昏花的韩老师一听,老泪纵横:“马东当上副县长了?我一辈子教过许多学生,只有这个学生我忘不掉。我不躲,我要看看马副县长现在有多威风。”

家里人急得直跺脚:“哭有什么用?你与马副县长有深仇大恨。他整死你就像整死一只臭虫那样容易。”

韩老师不但不躲,还走进屋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,然后打扫房间,烧开水准备泡茶。

家人人说:“你是被吓糊涂了,还是要用一把老骨头碰硬呢?”

